

新麦登场要尝新，这是村子沿袭多年的传统。“咪溜”“咪溜”，吃着新麦磨面擀成的面条，收获的喜悦惬意地流淌在陈群乐老汉脸上。

小满过后，地里的麦子一天黄过一天，吃过早饭，老汉背着双手，信步来到自家麦地，像将军检阅自己的士兵一样，掐一把麦穗，放在褶皱掌心，虔诚揉搓一番，嘴巴凑近轻轻一吹，麦芒随风离去，留在掌心里的是一颗颗饱满圆润麦粒，再放进嘴里嚼嚼——“今年麦子收成好。”陈群乐老汉默默自语着。

年近六旬的陈群乐老汉种了一辈子地，儿子和媳妇早年就进城经商了，虽然他们三番五次要老汉随自己进城生活，可老汉与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，推说自己侍候土地惯了，这样就一直留在村里。

麦收

吴良伦

最近一次到地头，让遇事不慌的陈群乐老汉真的有些慌了。眼看着自家的五六亩小麦一天一个模样，麦收在即，可在上海经商的儿子媳妇，却因疫情原因，无法返乡帮忙收割。

麦收时间本来就紧，自家又缺人手，天气似乎也不怎么帮忙，阴沉沉的，让人老是觉得要下雨。种种不利，急火攻心，陈老汉一下子牙齿痛了起来，连着臂膀都难受。

这天夜里，老汉躺在床上接到

村书记打来的电话，撂了电话，老汉“嗖”地下了床。

当夜，联合收割机开进了老汉家麦地里，几盏明晃晃的探照灯随之亮起，麦收开始了。看到那“庞然大物”在麦地来回穿梭，麦穗一茬茬倒下，一颗颗饱满的麦粒浪潮一样装进车斗，喜不自禁的老汉牙齿也不痛了。月未中天，老汉家的麦子早已收割完毕。

这还没完，村里又将老汉家的新麦送进烘干厂烘干。看到大伙忙

得满头大汗，陈老汉的眼眶红了，给远在上海的儿子媳妇打了一个电话：“家里的麦子收完啦，真心感谢村里的服务队！”

得知家里麦子已颗粒归仓，老汉的儿子特别联系上村书记以表谢意，村书记在电话里说，年轻人因为疫情不能返乡，看着那些留守老人、留守妇女等缺乏劳动力的特殊家庭，我们不站出来，谁站出来？有人说现在是市场经济，既是市场经济，就得讲物质利益，讲竞争。其实，这只能说对了一半。市场经济也讲奉献，也讲合作。“各赚各的钱，各种各的田”绝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。“三夏”完了有“三秋”，今年完了还有来年，我们要把这项活动一直持续下去。

儿子听了书记的话，犹如吃了颗甜蜜的定心丸。

入伏的快乐

崔向珍

蝉声、雨声、蛙声是入伏的前奏曲，这些声音一起响起的时候，我们这些乡村孩子的快乐日子就开始了。

雨水频繁的伏天，村前小溪里的水澄澈温柔，我们在庄稼地里拔完草，浑身刺痒，泥土满身，正好跳到里面洗个澡。溪水并不深，大人们却不放心，他们卷起裤腿，站在溪水里，一边清洗身上的泥土一边催促我们快点。哥哥他们这些高年级的大男孩，都是会游泳的，洗凉爽了不着急回家，瞅准了浅水洼里的鱼虾，用铁锹挖土筑起两个高高的坝子，大叉腿深弯腰，双手握着破脸盆，哗哗地往外泼水。

等到圈起来的溪水越来越浅了，他们就来回蹿动，把水搅得非常浑浊。鱼儿们憋不住了，争先恐后地跳起来换气。男孩子们兴奋起来，捉住一条鱼，又捉住一条鱼，噼里啪啦地扔到岸边存鱼的小水坑里。我哄着妹妹，和一群小孩子坐在溪水边的树林里，看他们捉鱼。他们每捉住一条鱼，我们几个就一起欢呼雀跃，那感觉比自己捉到了鱼还要高兴。

捉完了鱼，他们再把土坝子挖开，让溪水恢复原样。存鱼的小水坑里鱼虾活蹦乱跳，他们粗粗地数一数，用芦苇秆穿起来，一人提着两串回家了。哥哥提回家的鲜鱼，母亲仔细地收拾干净，在院子的大槐树下点起柴灶，咕咕嘟嘟地炖上一小锅，那诱人的香味儿，被夏

风吹得到处都是。奶白的鱼汤端到桌子上，我们坐在大槐树的阴凉里，喝得满头大汗。奶奶一边慢慢品咂着鱼汤的滋味，一边欢喜地说着，总算是又吃上荤腥了呢。

伏天正好放了暑假，水库边的地瓜地野草疯长。父亲和母亲去村南边侍弄庄稼，我和哥哥去村西边水库边的地瓜地锄草。水库里是引来的黄河水，沉淀得干净透明。我把钓虾的罐头瓶子放进水里，哥哥把夹鱼的铁夹子也放到水里。罐头瓶子和铁夹子上都绑着麻线，拴着削尖了的木棍，插在浅水里固定。地瓜垄很长，野草很厚，我们每人守着一条地瓜垄，用小锄头锄，用手拔，忙得大汗淋漓。一条地瓜垄到头，我们就悄悄地走到水里，忽然间把罐头瓶子和铁夹子提出来，活蹦乱跳的河虾，拼命挣扎的鲢鱼，一一被我们俘虏。水库南边的树林里蝉声如雨，我和哥哥干活累了，就去找一点干树枝和软草，烧鱼烤虾，再去自家地里掰两穗嫩玉米烧熟，吃得满脸黑灰，我俩你笑我，我笑你，欢乐的笑声把树头的鸣蝉惊得四处乱飞。

如果几天不落雨，大太阳烤得地皮滚烫，母亲就嘱咐我们采点地瓜蔓芽尖回家，做凉面吃。鲜嫩碧绿的黄瓜、豆角、小葱和香菜，都是院子里种的，还有野生的马齿苋，几头风干的大蒜。夏天地里活忙，母亲做饭很晚。趁着这功夫，我们开始满村子里疯跑打闹，摸着黑捉蝉猴。树上的蝉猴很容易摸到，玉米秸扎制的篱笆墙太密了，捉蝉猴全靠耳朵。静下心来听，窸窸窣窣地响了，顺着响动的方向仔细看去，一只可爱的蝉猴就捉在手里啦。我们捧着一罐罐头瓶蝉猴回家的时候，搪瓷盆里的面条也上了桌。一大盆蒸腾着麦香味的面条，喷香的几碗小菜，我们兄妹四个幸福到快要飞起，一个个急不可耐地捞面条，夹凉菜，顶着一脑门子大汗，吃得满嘴流油。现在想来，那浓浓的滋味真是能够绕梁三日的。



夫唱妇随
石晓红 摄

喊山的女人

侯美玲

三婶是一位高高大大的女人，在我的记忆中，她是一个女强人，不管家里的活、地里的活，她都能揽在自己肩上。

村里人都说，三婶有点神经质，因为她有事没事总是喜欢喊山，有时候无缘无故站在山上大喊几声，喊完又像没事人一样照常干活，看不出一点异常。

三婶命苦，嫁汉嫁汉穿衣吃饭，三婶嫁给三叔却没有享受这种待遇，结婚没多久，三叔就在一场事故中瘫痪了，三婶既是女人又是男人，除了做家务，庄稼地里的活一点也不能落下。三婶要强，什么事情都不想落后，所以比别的女人辛苦好几倍。

既要照料三叔，还要抚育儿子，更不能忽略庄稼地，三婶每天从早忙到晚，常常累得腰酸背痛，脾气也一天天变大，碰到不顺心的事情了，就在家大声责骂，三叔不敢吭声，儿子吓得躲在角落。

一天下午，父亲带我去山上锄地，天气晴朗、微风习习，我和父亲又说又笑，偌大一块麦田，很快就要锄完。三婶一个人在对面锄地，孤零零的身影跟着锄头起起伏伏，不知为什么，她忽然直起腰来，对着大山深处呼喊：“啊啊啊啊……”三婶的喊声大得惊人，草丛里的灰雀受到惊吓，全都“扑棱棱”飞走了，我和父亲也惊呆了，父亲伤感地说：“三弟媳真可怜。”后来，村里人经常听见三婶喊山，时间长了见

怪不怪，但私下里总觉得她是个怪人，还给她取了个绰号“喊山怪”。

去年回老家，在巷子口碰到三婶，硬拉我参观她家的新房，还拿出瓜果给我吃。我忽然想起一件事，问道：“您还喊山吗？”三婶一愣，继而说：“早就不喊了。”

三婶故意问：“你是不是觉得我像个神经病，动不动就喊山。”我尴尬地笑了，不知道怎样回答。三婶倒不介意，爽快地说：“那时候压力大，喊山是为了将胸中的怨气全部发散出去，就是你们年轻人所说的‘解压’，另外也是给自己加油鼓劲，要不然我早就坚持不下去了，我要是垮了，这个家就垮了。”

三婶满头白发，胳膊上的青筋清晰可见，但整个人看起来精神焕发，不像原先总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我好奇地问：“现在没有压力了？”三婶眉眼立刻涌出盈盈的笑意，朗声说：“早就没压力了，政府精准扶贫，给你三叔办了低保，每月有固定收入。儿子在村办工厂上班，娶了媳妇，又盖了新房，还买了小轿车，一家人和和美美过日子。我还有力气，平常务农，农闲时干点杂工，虽说算不上大富大贵，但吃穿用度样样不缺。我虽然读书少、见识短，但总觉得这就是新闻上说的‘小康生活’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看着三婶满面春风的样子，我由衷地说：“您说得对，是小康生活，只要您老健康长寿，将来还会过上更好的日子！”

